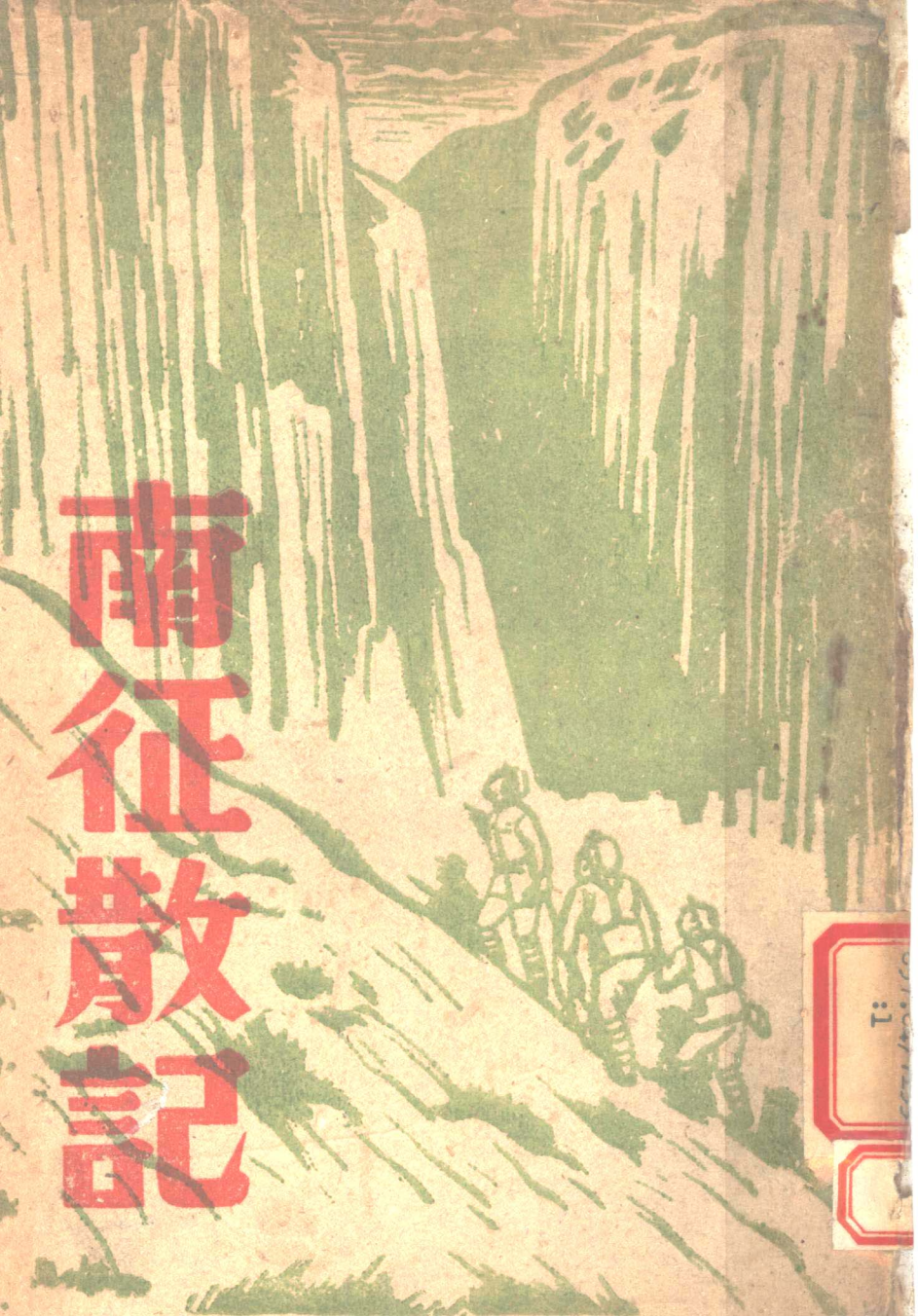


# 南征散記





## 目 錄

代序——歡迎三五九旅勝利歸來·····	一
王震將軍的廣播詞·····	四
南征散記·····	九
一、王震將軍和他的隊伍·····	一一
二、出發前後·····	一六
三、雪山和冰橋·····	二〇
四、馳騁大平原·····	二九
五、勇士們開闢的道路·····	三〇
六、人民的軍隊·····	三五

七、南渡長江·····	四〇
八、戰鬪在江南·····	四五
九、八面山中·····	五五
十、勝利的會師中原·····	六六

# 歡迎三五九旅勝利歸來

## ——代序解放日報社論——

王震將軍率領下的三五九旅健兒，經過萬里長征，歷盡人間艱險，最近（按：一九四六年九月中旬）勝利地衝破了蔣軍的包圍，粉碎了一切可恥的『追剿』和阻擊，安全回到邊區。這一向，邊區老百姓的心正開了花，他們熱烈歡迎這批鋼鐵打成的英雄們，鑼鼓喧天，獻花敬酒，有如度着狂歡的節日。這種情景深刻地表達了邊區人民對於這支人民隊伍是何等熱愛，對於他們的勝利歸來是何等喜歡，同時對於蔣介石反動派是何等的切齒痛恨！

三五九旅是八路軍的一支勁旅，它有無上光榮的歷史。它繼承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光榮傳統，在抗戰初期即挺進冀、察、晉，綏敵後，奮力殺敵，立下很大的功勞，二十八年回師邊區，一直與邊區人民一道，勝利地保衛了邊區。在大生產運動中，他們響應了朱總司令的號召，創造了南泥灣政策，爲整個八路軍新四軍作出了光輝範例，極大地推動了全解放區生產。前年國民黨軍隊在豫、鄂、湘、桂

節節潰敗，三五九旅奉命南下，挽救危局，轉戰豫、鄂、湘、贛、粵等省，給日寇以重大的打擊，滅聲所及，人心振奮。日寇投降後，爲了求得全國和平民主的迅速實現，三五九旅就遵照雙十協定，忍痛從湘、贛、粵諸省撤出，和新四軍第五師會和，參加中原軍區的和平民主建設工作。這樣一支忠誠愛國、全心全意爲人民利益戰鬥的隊伍，該是國家民族的多大光榮和驕傲！

對於這樣一支優而的人民軍隊，一個政府只要它稍微能够代表一點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對它應給予怎樣的器重和獎勵！但是賣國獨裁的蔣介石『惡政府』對於三五九旅，如同它對於整個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人民軍隊一樣，却只有一個方針——澈底消滅。抗戰八年，胡宗南部隊就封鎖、包圍和進攻了邊區八年，其目的就是要消滅三五九旅和邊區。等到三五九旅南下抗日，用連續不斷的勝利的戰鬥搭救那批『外戰外行』的殘兵敗將時，蔣介石却命令他的部隊不惜勾結和配合日軍，來消滅三五九旅爲全國和平民主所作的種種努力，也不管漢口和羅山的協議，只是繼續『清剿』和追擊；今年六月以後，更發動了向五師和三五九旅健兒的全面圍殲，蔣介石竟狂稱要在四十八小時內把他們全部消滅。

但是，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是永遠消滅不了的。他們來自人民，依托人民，而人民是永生的、無敵的。因此儘管蔣介石用了幾十萬大軍去包圍、封鎖、追剿、堵擊，我們的五師和三五九旅都衝破了重重阻難，勝利地突圍了。拖垮和潰散的不是我們五師和三五九旅，恰恰是『內戰內行』

的國民黨部隊。蔣介石和程潛曾經忍着隱痛宣佈：「李先念部已全部消滅」。讓這些阿Q們作得意的謊言吧。中原部隊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鍛鍊得更堅強了。我們勝利歸來的王震勁旅僅僅是勝利突圍的中原部隊的一部份。這支勁旅會很謙虛地告訴他們：「我們回來了！我們還勝利和健康地活着！」

今天我們慶祝五師和三五九旅的勝利。這勝利是全黨全軍的光榮，也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我們熱烈歡迎凱旋邊區的三五九旅的英雄們，並向他們致崇高的敬禮！同時，我們號召：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們，全邊區的同胞們，好好記着國民黨反動派這一段世冤深仇！我們千萬不要因為勝利而驕傲，而疏忽，蔣介石反動派要消滅我們人民軍隊的方針是至死不變的，他隨時準備着向我們邊區進攻。全體軍民要更加驚惕和團結起來，學習三五九旅艱苦卓絕、英勇戰鬥的偉大精神，準備迎擊蔣介石的任何進攻，把他們徹底粉碎。

# 人民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王震將軍十月五日廣播詞——

全國同胞們：

從中原突圍的三五九旅，經過了無數次英勇的血戰，打破了蔣軍劉峙、胡宗南等部的圍攔、追擊、堵截，現在安然的到達延安了。民國卅三年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戰場在進攻敵偽的戰雲密布、節節勝利，但是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爭——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却在敵偽進攻之下，節節潰退，廣大國土淪陷在敵偽手裏。全國人民把停止敵人進犯迅速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身上。於是在延安南泥灣每人種有三十畝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命南下抗日了。

在南下抗日征途中，我們衝破了敵偽軍的重重封鎖，消滅了出擊堵截的大量敵人，我們的作戰雖然艱苦，但是我們却不斷地受到華北、華中各解放區敵佔區人民熱烈的歡迎慰問、愛戴、援助，使我們感到忠於中國民族與人民解放區行動是無上光榮。我們經歷了萬里長征，終於打到湖南和廣東。日



寇投降以後我們遭受了薛岳、余漢謀等部的「圍剿」！我們因為執行中共中央避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忍痛告別了湖南和廣東的人民，撤回中原來，並且和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將軍、河南王樹聲將軍的部隊會合了。可是雙十協定簽訂後，背信棄約的蔣介石，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中原軍區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大舉圍攻，我們中原的部隊在李先念將軍指揮下給予蔣軍以打擊。到了今年一月十日，國共兩黨又發佈了停戰令，並由美國參加執行停戰，想不到蔣介石在美國援助下，對停戰令還是肆意破壞，甚至在羅山、漢口協議之後，蔣介石的進攻還是一直沒有停止過。

六月下旬蔣介石更下令全面圍殲中原軍區部隊，在這一個時期，我們清楚地認識了美國反動派援助蔣介石擴大中國內戰以及蔣介石出賣領土權、用美國武器屠殺同胞的猙獰面目。蔣介石這次圍殲中原軍區調動了第十八軍、第七十五軍、第七十二軍、第二十六軍、第六十六軍、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七軍、第四十八軍、第十五軍、第十軍共十個軍和十幾個保安團，而且在幾十個縣的範圍內徵調民夫，拆毀祠堂廟宇和很多民房，砍伐樹木，建立了十萬個碉堡，軍隊都裝美械和日械的裝備，聘請會經參加執行小組的美方代表古來福空軍上校在漢口訓練空軍。蔣軍在六月廿六日開始了大舉進攻，以李先念將軍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為圍攻合擊點，我軍為了生存，被迫自衛，在六月廿九，卅突圍戰中我軍俘虜了十五軍軍官，繳獲蔣介石給劉峙的手令，知道了蔣介石全面圍殲中原中共部隊的惡毒計。

劃！是發動全面內戰的開始，知道蔣介石夢想在四十八小時內殲滅中原李先念將軍所部六萬餘人，幻想造成所謂「驚人的勝利與奇蹟」，蔣介石這個夢想由於我軍勝利突圍，完全被粉碎了。在繳獲文件中，揭發了蔣介石的軍隊把所築成的碉堡以及改裝機械後的訓練與作戰計劃都供給了美軍顧問。

美國人員明知蔣介石無法殲滅我們，可是却仍癡呆的讓他們來殲滅我們，這就是美國的所謂「調處」。讓我們親眼看到，蔣介石連自己的軍事秘密都全部告訴美國人，我們氣得冒起火來了。這次我軍突圍勝利，基本的原因就是我軍全體將士都認清了蔣介石背信義賣國殘民的罪惡，認清了美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而激起了我軍高度的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精神。

蔣介石在圍殲失敗之後，又增調了第一軍、第九十軍、第七十六軍、第三十六軍及四川的第十四軍共五個軍，企圖在鄂豫陝邊將我軍殲滅，但是蔣介石又失敗了。我們和九十軍作戰中繳獲了蔣介石給胡錫田軍的命令，命令裏說：要活捉俞先念、王震、陳少敏等人。並且要全部殲滅我軍的軍隊，如果不能達成任務，則所有將領都要受嚴重懲罰，按軍法治罪，蔣介石滿以為他能够打勝仗的，但是結果怎麼樣呢？現在追擊我們的蔣軍第十軍、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七軍及第一軍都已經受到懲罰，不過懲罰這些部隊的不是蔣介石，而是解放區自衛戰爭中的常勝軍，我們的劉伯承將軍和陳賡將軍的部隊。

把蔣介石嫡系將領趙錫田、黃正成等俘虜，部隊被消滅了，蔣介石派來追擊和堵擊我們的部隊被殲滅的、被打傷的、被拖病與開小差的，減員也都在一半以上。

現在我軍王樹聲所部，皮定均旅早已經到達蘇皖解放區，三五九旅和王師的一部也已經到陝甘寧邊區，其餘部隊仍在鄂豫皖、川、陝廣大地區與廣大人民中生存着。三五九旅在兩年中間南下北上，跋涉祖國山河達兩萬兩千里，經過八省境地，英勇戰勝了日寇和蔣介石，艱苦地克服嚴寒酷暑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礙。這證明在毛澤東主席與朱德總司令的旗幟下的軍隊，在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在打敗賣國賊反動派的戰爭中，經得起嚴重的考驗，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人民的軍隊永遠是不可戰勝的。

原书空白页

南  
征  
散  
記

馮  
寒  
冰

原书空白页

## 一、王震將軍和他的隊伍

王震——正如他的名字，震動了南國，千百萬善良的人民，爲他和他的隊伍的降臨，而狂呼高唱；敵人們則聽見了他的名字而震慄。他領導着一支人民的隊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從遼濱的西北高原，踏過了中國四大河流，翻越過無數的高山峻嶺，從西北打到了廣東，從敵人六十個團的堵截，尾追，和側擊的包圍圈裏，打到了中原地區來，這是亙古未聞的奇蹟，中華民族的子孫們，是引爲自豪的！

王震將軍幼年家境貧窮，他從中體會出廣大人民在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重重剝削，和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引導他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曾經在粵漢鐵路當過煤炭工人，當時粵漢路的技師是洋人，工人們除了每天規定的工作以外，還要利用假日，或者是工餘之暇，去幫助洋技師作義務工，像打掃花園，修整住宅的工作。有一次，他的工作沒有使洋太太滿意，挨了一頓打，他忍受不了這口冤氣，回敬了洋太太一下，他就被開除和過着流浪的生活，這使他對於帝國主義的橫暴無理，增加了極

大的仇恨，民族革命的意識，也因之而增高了，在他流浪的日子裏，他找到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國共產黨，他要求入黨，黨允諾了他的要求。從此，他就成爲中國共產黨的一員，在紅軍中度過了十餘年的戰爭生活，從一個士兵開始，由於他對黨的忠誠，和戰鬥中的英勇機動，他被提昇到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的重大工作崗位上。他和蕭克將軍領導了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出發，翻過雪山草地，和其他地區的紅軍在一起，舉行了全世界知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了陝甘蘇區根據地。

抗戰以後，他被任命爲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二〇師第三五九旅旅長，當部隊從西北進到山西的雁北地區，在聶榮臻將軍的指揮下，一戰在上下細腰澗殲滅了敵人的一個聯隊，黃土嶺之戰，又擊斃了敵酋常崗旅團長，東洋鬼子開始嚐到了王震將軍和他的隊伍的苦頭，再不敢像對國民黨軍隊那樣「吃豆腐」了，就是在敵人的公報上，也不得不承認這位「少年將軍」的「奇妙戰術」，和流露出一無畏的恐懼。隨着國內反共高潮到來，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遭受到國民黨反動派五十萬大軍的封鎖和包圍，和不斷的揚言要「消滅奸區」；這支強壯的隊伍，又奉命回防陝北，保衛這塊輝煌的民主抗日根據地。那時候邊區的經濟是異常困難的，中共中央又不願因爲部隊的增加，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怎辦呢？朱總司令立即提出了「生產運動」，「自給自足」的號召，整個部隊以六個月生產，四個月整訓，還有兩個月作爲假期和休息。就這樣，我們把原來是滿山荒草，渺無人煙的南泥灣，開闢



出幾十萬畝的良田，在金盆灣建立了熱鬧的市鎮，修建起近代化的大禮堂來，就這樣，每人耕作了三十畝以上的土地，收穫了六石五斗的細糧，解決了部隊的穿衣吃飯和經常費的開支，執行了中國共產黨增加了軍隊，而不增加人民負擔的政策，建設起一塊廣大而優美的農莊，從大後方來的中外新聞記者，和美軍觀察組都會經訪問過這個地區，沒有一個不驚訝得發呆，和讚美這羣人民的戰士努力的果實。從此，南泥灣幾乎變成爲聖地，每一個到中國解放區首都——延安訪問的人，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總要去參觀這瑰麗的大農莊，和訪問這農莊的主人——王震將軍，每次他們都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新鮮的菜蔬、豬、羊、雞、牛和甜美的時菓。

當着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在河南、湖北、湖南這廣濶的地區，不戰而潰遺棄了千百萬的人民，和千百萬方里的肥沃土地。全中國的人民，都在充滿了怒憤的時候，這位二十多年在戰鬥中過活的將軍，對於華南無辜被害的同胞，寄付了無限的同情，對於敵人表現了無窮的仇恨，他向中共中央請求率領三五九旅的一部，遠征三湘，中央接受了這個要求，同時，毛主席指出了遠征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困難很多。他和他的隊伍，都一致向黨中央及毛主席表示不怕任何困難和犧牲一定要把千百萬被國民黨所遺棄而處於敵僞漢奸殘殺、搶劫、姦淫下的人民解放出來，每個人的胸膛，都被熱血所激動，每個人都展開了勝利的眼睛，朝着南國的原野，和那千百萬被遺棄的人民。

從延安出發的，僅僅是三五九旅的一小部份，全部不超過三千八百人（連後勤部隊在內）各式槍枝兩千枝，因為是遠征，要在漫長的旅程中，翻關越卡地過封鎖線，連一門砲都沒有帶。就是這末小的兵力，我們走遍了陝、晉、豫、鄂、湘、贛、粵等七個省份，渡過了黃河、淮河、長江、襄河、湘江、贛江、翻越過呂梁山、中條山、大別山、伏牛山、羅霄山、九陵山和衡山山脈。我們這支隊伍，在遠征道上，是不斷地在戰鬥與行軍中過日子，敵寇已經聯合了漢奸閻錫山，準備消滅我們在同蒲路上，結果是失敗了。魯山的敵寇，使用了大量的兵力和坦克、準備消滅我們在豫中平原，結果是失敗了。國民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企圖消滅我們在蓮花、永新、寧崗地區，結果仍然是碰了壁垮下去。我們這支人民的隊伍在湘鄂贛粵四省廣大的敵後，到處揮上了解放的旗幟，人民由於我們的蒞臨而解放出來，他們再不受敵僞及漢奸賣國賊的壓迫，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他們享受了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好處，他們可以站起來談話，建立了人民的參議會和政府，他們享受了自由與解放的生活。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和雙十協定公佈後的新局勢，爲了履行我黨的諾言，我們奉命在和那些企圖阻撓和殲滅我們在長江南岸的敵僞與國民黨軍最劇烈的戰鬥之後，安全的北撤到長江北岸，和李先念將軍所率領的新四軍第五師，與王樹聲將軍所率領的河南人民抗日軍會合在中原地區。

在遠征中，王震將軍成爲全軍最愛戴的領袖，在最緊張的戰爭中，戰士們一看見了他來，更增加

了信心和勇氣，他簡直是一面勝利的旗幟，他到了那個戰線去，第二天，你準可以聽見許多勝利的消息傳來。當隊伍進到了桂東地區的時候，他病了，不能騎馬，需要坐擔架，這消息傳到了各個支隊，很多戰士都願意當他的擔架伕。在湖南瀏陽達濤的戰鬥中，他在最前線上指揮作戰，敵人架起了機關槍，向他瞄準射擊的時候，一支隊五連長朱慧生同志來不及推開他，就用自己的胸膛去擋住敵人的子彈，連長自己負傷了。每一個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的指戰員，都是熱誠而真摯地愛護這位人民軍隊的高級指揮員。

可以斷言，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沒有全軍對於當前局勢的深刻認識和堅決的鬥爭意志，沒有這位天才將軍的率領，是不可能完成一萬五千八百四十里的遠征，這支隊伍會被敵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消滅在湖粵贛邊境上的，而不能安全地北撤到江北來。是的，正因為他和他的政治委員王首道同志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倆被中共七次大會選舉為候補中委，得到中共中央幾次的慰問和獎勵。

## 二、出發前後

遠征的消息，在比較高級的幹部中，早在八月間（一九四四年）就知道了，在他們之間，就起了一種騷動，準備冬裝的，安置家屬的，辭別親友的，搜集書籍報紙的，大家都在忙得不可開交中過活。

九月中旬，中央爲了使這批行將遠征的幹部，對於黨的政策和各個根據地的工作經驗，進一步地了解一些問題，特別在中央黨校裏附設了一個短期的訓練班，毛主席，朱總司令，謝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彭副總司令，以及陳軍長，聶司令等留延中央委員都當了教授，訓練班雖然是短短的一個半月，但絕非你上別的學校三五年可以得到的，因爲每個課程都是流血流汗的鬪爭經驗，又是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綜合起來的結晶。

訓練班剛剛結束，就已經迫近出發的時間了，各個機關學校，都一致地動員起來，慰勞我們，送肉，菜排演許多新的話劇，京劇，秧歌和編寫了許多新的歌曲，從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我們看到了

七八個京劇，二三個話劇，兩次電影，至於秧歌，更是不計其數了。肉，由於各機關學校不斷地慰勞，差不多我們的生活水平比往時提高了百十倍，天天都有肉和新鮮菜蔬吃。

部隊出發的命令是十月二十五日頒佈的，命令裏說要各個出發的部隊，以兩天或三天的行程，從各個分散的駐地，集結在延安南十里舖，延安北郊，到橋兒溝一線，進行整備，當時把所有戰鬥部隊編爲四個大隊，每個大隊自一千三百人至六七百人不等，另外還有軍直屬隊和三個幹部大隊，全軍共約五千人，這就是我們南下的戰鬥序列和實力了。

十一月一日那天，在延安的飛機場上，裝着一座莊嚴美麗的閱兵台，台的上端高懸着幾個斗大的字，寫着『八路軍南下遠征軍誓師大會』（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的番號是進入湖南時才使用的），兩邊綁着兩塊很大的藍布，白底紅字的標語：『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中國人民的軍隊勝利萬歲』，離開閱兵台的前方，約莫二百米遠的旗桿上，高懸着鮮紅的黨旗。閱兵的時間，原規定是午前十時開始的。八點多鐘的時候，整齊的行列，從延安的四郊向着這廣場行進，每個戰士的臉孔，由於年來的生產自給，豐衣足食，都是紅胖胖的，每個人都穿着一套新的灰棉軍衣，新的子彈袋，炸彈袋，綁帶，和一付毛線手套，毛襪子，棉鞋，每根槍都擦得那末亮，刺刀在太陽光上閃耀，輝煌的金光，他們是那末整齊威武，和充滿了喜悅的情緒，進了會場，立刻一片嘹亮而雄壯的歌聲，從會場的

中央和四周傳播起來，和「唱得好，唱得好，再來一個！」的喊聲，織成了一幅歡樂的圖畫。

九時四十分，軍號聲把激聲壓了下去，會場從狂歡的場面，一變而寂靜起來，毛主席，朱總司令和中央、軍委、邊府的首長們，從會場的西南角，走上了閱兵台，熱烈的掌聲，就像爆竹似的響開了。

第二大隊長陳宗堯同志宣佈了開會之後，行進式和分列式的閱兵，便作爲第一個節目啓幕了，受檢閱的部隊，從會場的東方朝着閱兵台行進，毛主席——這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穿着深棕色的軍服站在閱兵台上，不斷地舉起手來向受檢閱的隊伍答禮，新聞記者忙壞了，到處拿着照相機子在拍攝着這盛典。

毛主席開始了他臨別的訓詞，他勉勵同志們要忠實「爲人民服務」，要「愛民如子」和做到「王者之師」的紀律嚴明，和「秋毫無犯」，最後他祝福同志們遠征的勝利和健康。戰士們傾神地在聽着他的每句話，和緊記在心坎裏，幹部們都在摘記他的訓詞，不論幹部和戰士的嘴角上，都流露出勝利的微笑。末了，王司令率領着我們宣讀誓詞：「……我們每個人都要堅決爲中國人民服務，和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到底！」當微風吹動着旗桿上鮮紅的旗幟，冬天的太陽暖和地照耀在這廣場上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像太陽光似的感覺到溫暖和像微風似的愉快。

十一月九日，部隊開始離開了延安，從東關到東十里舖的大道上，站滿了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的隊伍，他們都執着各色鮮艷的小旗子，唱着新鮮而動人的歌曲，高呼着雄壯的口號，他們在熱烈歡送這支南下遠征的隊伍。戰士們個個挺起了胸膛，整齊地在這些歡送的行列中，穿插過去，他們微笑地向着歡送者點頭致謝，每個人都受到了極大的感動，和加強了他們的戰鬥意志，一個戰士對我說：「這樣熱烈的慰勞和歡送，真是我生平第一次，我感覺到光榮和驕傲！我一定要好好去打日本鬼子解放人民，這才能對得住同志們！」

當王震將軍乘着汽車（編者按：這個汽車是延安通用的軍用敞車）在歡送行列中前進的時候，人們不斷地用着芬芳的鮮花，投擲到車廂上來，高喊着歡送的口號，王司令筆直地立在車廂上，高揚着右手向同志們表示謝意和告別。當汽車走離開了這古城——延安十多里的時候，你還可以隱約地看見了那持着各色各樣小旗子的人羣。

### 三 雪山和冰橋

呂梁山是和太行山、中條山並稱為山西三個大山脈，就在華北來說，呂梁山也是鼎鼎大名的，特別是冬天的時候，呂梁山脈地區的寒冷，簡直比太行山和中條山還冷些。我們這支遠征的隊伍，在初度渡過了黃河之後，就進入了呂梁山脈。那時候正是大雪紛飛，道上積雪達兩尺多厚，我們就在這積雪中行進，往往剛把一隻腳從雪坑裏拔了起來，而另一隻腳，又陷了進去，平常按照我們的行進速度，每小時可以走十二華里，但在這種積雪中，憑你多大的本領，也祇能走六七華里，尤其是夜行軍，最多僅能走四五華里，我們的腳被凍得發麻，已經沒有觸覺，好像已經不是自己的腳。抵達宿營地時，千萬不要一下就放在熱水裏燙，一定要先把兩個腳盡量按摩，讓他慢慢發熱，才放到溫水裏去洗，要不然你就會把腳弄壞了，一直到發爛。開始的幾天，人們還沒有這個經驗，以致個別的人爛了腳，以後就完全糾正過來。

在平坦的道路，或者就在崎嶇的山道上走，都比翻越任何一個山尖要好得多，最使我不能遺忘



的，就是山西臨縣的鴉兒崖山，山的上下是四十里，滿山都長滿了刺人的小樹和長可沒腰的雜草，那天，正是大雪後的第二天，全山坡上了一層非常美麗的雪衣，地上的積雪起碼都是四尺多厚，差不多快到腰上了，路既狹小，又是個斜坡，坡的兩端是深坑巨溝，雪把這條狹路給掩蓋住了，你是無法去辨別那是路，那又是坑，因此，你就得非常仔細，讓一隻腳確實踏住了地，再移動你的另一隻腳，要不然你不但翻一個大筋斗，還會跌死在深坑裏的。

當我走上了斜坡的時候，我是一隻手執着一枝很結實的木棍子，非常小心地，一步步地前進，但是雪和地面之間，還有一層前些日子下的積雪，由於天氣的寒冷，它已經結成了冰，這就更滑了，往往站得不穩，就會跌跌，就在上山的廿里路中，我整整跌了四五十個跤。這裏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就是不能讓他跌二次跤，如果跌了第一跤，心裏就着了慌，越發慌，也就跌得厲害。我害怕跌到深溝裏，就拉着我的兩隻手，盡量攀住那些刺人的小樹，兩隻手就被刺得鮮血淋漓，再在雪裏一泡，更加痛得厲害，這還總比跌到深溝裏要好些。越發跌跌，好像全身力氣也越發消耗得厲害，當快抵達離山峯的五十米遠，我已經像死屍似的沒法再往上爬了，要不是王恩茂同志把我的皮包代我揹上了，和旁邊兩個戰士同志拉着我，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可以爬到山峯上去。

雪山的道路雖然是那末難走，但卻有着美麗的景色，我們開始爬登高峯的時候，正是太陽從山

的東端鑽了出來，這些小樹上掛滿了一朵朵的雪花，和一條條的冰條，這使我憶起了基督教徒們在那耶蘇聖誕的前夜，總是喜歡在家裏擺上人工的聖誕樹，在那樹上掛着幾塊雪白的棉花，代表了雪，這景色簡直和那種人工製造的雪花和聖誕樹毫無差異，當它在鮮艷的晨曦和陽光下，反射起來的時候，真是一幅非常動人的圖畫，任何的聖誕樹和他一比，不知道相差千萬倍。

當你登上了山峯，俯瞰山下的鄉村，你可以看見在那不遠的山脚下的茅屋，茅屋旁邊已經說得連一個葉子也看不見的柏樹，門外的石碾子和幾條狗在雪地裏狂跑和叫囂，以及在屋簷下晒暖的農夫。這是一幅標本的北國之冬的圖畫！

翻過了雪山的第三天，我們就開始越過了兩條比較認為困難的封鎖線，那就是汾河和同蒲路，沿着汾河和同蒲路一片寬闊的平原，從西邊的山頭到東邊的另一個山頭，足足有八九十里，就在這塊平原上的河畔和沿着鐵路的兩旁，都是佈滿了敵僞軍的據點，我們不能拉着一條直線走了過去，必須機動地繞過了這些據點，才能從西邊的山頭抵達了東邊的山頭，另一方面又不能過早地把隊伍運動到西山上，那是會被敵僞發覺而阻礙我們的過路。因此，我們就必須在離開西山上三十多里停滯下來，待黃昏後才可繼續前進，就是到了東山上也不能一進了山就宿營，那是會被敵寇尾追和襲擊的，必須進入東山後，還要繼續走三十多里才能宿營，這末一來，東西兩個山地，要走六七十里，平原地區要

走八九十里，再加上繞路，我們就得在一個夜晚，走上一百七八十里，這是一個急行軍，在世界上除了八路軍以外，恐怕再沒有一支軍隊能夠從黃昏走到第二天拂曉，會走這末長的行程了吧，何況要偷過無數的敵人的據點，和隨時有遭受敵偽的埋伏和襲擊的危險的戰鬥的強行軍，然而，我們終於勝利地通過了這兩道封鎖線。

許多到過山西的人，或者讀過山西地理的讀者，大概都知道汾河是一條泥巴河，河流是那末快，河底又是一堆堆的爛泥巴，河的寬度約有一百五十米達，就在很冷的冬天裏，也很少結過冰，幾個有橋的渡河點，又都是敵人所把守着，要把這五千人的隊伍，從這末寬的，又是泥巴的河，渡涉過去，就不說那和冰一樣冷的水，可以把腳凍掉了的話，萬一在渡涉中遭受到敵人的襲擊，損失是很大的，這就形成了我們東進中的一個很大的阻礙和困難，但是恰恰在我們過汾河前一天夜晚，北風大作，把這條很難結冰的汾河也凍結了，我們就在這冰上走了過去，不但免除了渡涉的凍腳，而且更能安全地通過，如果是唯心論者，也許他們會說：這是「天意」吧？！

讓我再告訴你另一個景色吧，那就是我們從太岳區準備第二次南渡黃河進入河南境內的時候，一切黃河的渡口都被敵人所佔領，或者是控制着，大部份的船隻都停泊在敵人所佔領的渡口，我們這支隊伍的任務，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戰鬥，安全進入河南境內完成南進的計劃，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敵人

佔領的渡口搶奪過來，再行渡河，祇能在那些從來沒有人渡過的地方偷渡過去，這就需要設法從各個地方集中船隻，而且要有很多的船，才能够使用，這又是一個難題了。但是正當我們準備派人去集中船隻的時候，從河邊偵察回來的偵察員說，黃河在前一天，因為下了雪，又颳起大風，現在已經凍成了一座有五、六尺厚和三四十米遠寬的冰橋，可以用不着船隻，從冰橋上走過去。

當我們的隊伍前進到黃河畔上，那條被凍得非常結實的冰橋，就映進我們的眼簾，真如偵察員的報告，冰橋的寬度僅僅是三四十米遠，兩頭還是激流奔騰叫嘯，老鄉們告訴我們黃河在民國十一年時候，曾經結過一次冰，十多年來，就從沒有凍過。你們真是『得道多助』呀！

我仔細地，端詳地看看那座由於下雪而又凍結成爲崎嶇不平的冰橋，我被呆住了許久。要不是同志們的催促，我真願意在這個奇蹟上多勾留一下，使我好好地欣賞這大自然景色。

## 四、馳騁大平原

渡過了黃河，我們就進入了河南境內的平原地區，抗戰以來，我除了一九四〇年在冀中平原工作以外，絕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山溝裏過活，差不多一出大門，就看見了山，屋前屋後都是山，大概是前世和山結下了不解緣，總是和山分不開似的。在山中的日子裏，總想能够在一望無際藍色的天空和肥沃的大地結成一片的平原裏，呼吸着新鮮的空氣，邁着寬大的步伐，在田野裏走走，這該是多麼愉快的事。但是河南平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當我們躡進了這大平原的時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河南人民的强悍和勇敢，差不多每一個小村子，都修建有碉樓，並自己備有步槍，聽說還有機關槍，甚至有迫擊砲和山砲，這些武器的來源一部份是歷年國內軍閥在這平原地區作戰所遺留下來的，但絕大部份是一九四四年湯恩伯率領下的幾十萬大軍，見到了敵人就嚇得屎尿直流，望風而潰，連槍帶砲都來不及取出就溜之大吉所遺留下來的，潰兵們不是逃跑回家，就是散爲土匪盜賊，河南人民在遭受着散兵游勇的搶劫敲詐，不，應該說是

國民黨的軍隊，因為他就不是潰兵，也是如此，和敵寇的屠殺姦淫之後，他們不得不拿起了這些槍砲自衛，來保家保鄉，許多英勇的河南人民，給予敵寇的打擊，是比湯恩伯的幾十萬大軍還要厲害千百倍。因為湯軍根本就沒有打過仗呀！

在河南有個很有名的民謠，叫做「河南四荒，水旱蝗湯」，水是水災，旱就是旱災，蝗是蝗蟲為害，湯呢？就是湯恩伯。河南遭受了水災和旱災的痛苦，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已不是鮮見了，差不多每年不是水災，就是旱災，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又是遍地蝗蟲，把田裏的莊稼吃得差不多了，往年可以收石把糧食的土地，僅能得到一二斗，這已經窮苦和沒法子過日子了，怎知道湯恩伯的大軍一到，派糧要草，就跟着來了，捐稅的名目多得像牛毛，用不到舉很多的例子，我祇說一個例子，他們在葉縣，抽派閩女捐，凡是沒有出嫁的女孩子，每月要收三十元的稅，如果你抗不繳納，他們就要「調驗」，所謂「調驗」其實就是糟塌了人家的女子，誰又願吝惜這三十元，而遭受到這樣的侮辱呢？他們還有一個新「發明」，當春天來的時候，挨家挨戶發給了一個雞蛋，當時並不說明這是禮品或者還要收回什麼結果，但是當秋天的時候，他們就要向那些收雞蛋的人家，每人要一隻雞，說他們春天的時候給的蛋，到了秋天當然要長大起來，而且還要每隻在兩斤重以上的，這就是他們喂雞的新方法。至於他們的軍隊，所到之處見了老百姓的什麼東西就取什麼，帶得走就帶走，帶不走就

變賣現款，老百姓被搶得十室十空，家破人亡，淪落異鄉。人民遭到這種摧殘和壓迫，一些較爲懦弱的人，祇好忍氣吞聲的離開了故鄉的田園，還有一些不在這暴力之下低頭的，就挺身而起，反抗這種土匪「軍隊」，到處襲擊和殺傷他們，難怪湯恩伯自己說：「河南戰役失敗的原因，乃是軍民不合作，既無嚮導，又無糧食，當軍隊轉移的時候，經常遭到人民的襲擊，以致無法作戰」，這雖然是不戰而潰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主要的是在對日妥協和恐日病的結果，湯恩伯用這作爲藉口，來躲避了他失地大罪，然而，從他這個自供，也足夠使我們看見了一幅真實的寫照。

就這樣人禍加上了天災，把這塊肥沃的土地變成了一片淒涼的景色，我們曾經進軍在確山附近以及信陽和羅山之間的地區，東西一百五十華里，南北四十五華里的原野，渺無人煙，路上也找不到一個人，如果不是那些破牆殘瓦和幾具已經壞了的石碾子，你一定不會相信這裏曾經住過人，而且過去曾經是非常繁華的地方，現在却冷落到這般天地。可以這樣斷言，蝗災雖然是造成河南貧窮的一個原因，但是人禍却是主要的因素。

河南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呢？你簡直不能相信，在葉縣王莊的一個農民告訴我，他們去年種了三十畝土地僅收到了三石糧食，全家八口，就說把三石糧充作一年食用，還是不夠的，但是地主的地租，就要七石五斗，三石糧食全部交給他，還得記上四石五斗的賬，這些賬不但來年要還，還要利

上加利的——因爲這是作爲地主的食糧計算，捐稅也不因爲歉收被減免，還要如往年一樣的繳納，我會經替他作了一個概括的統計，大概要一石八斗糧的樣子，沒有款子交給官老爺，他僅有的一條牛也被拉走了，他一年辛辛苦苦流汗的代價，完全等於零不說，還欠了滿身的賬，他們一家八口祇好靠拔野草和樹皮來充饑了，當我訪問他家的時候，他的兩個小孩子，正拉着母親的衣角，哭着要吃東西

啣。

我很不願意在『馳騁大平原』這個題目下，給親愛的讀者這曲悲慘的情調，但事實我們在平原走了一個整月，所聞所見的情景，就是這樣的一幅圖畫，我怎能不把這真實的畫面，在讀者們的眼前放映出來呢？這也難怪河南老鄉們編寫了一首很動人的民謠：「天見中央軍，日月無光；地見中央軍，五穀不生；人見中央軍，有死無生」了。

讓我們轉換另一個鏡頭吧，當我們的隊伍在魯山和五百多東洋鬼子和七輛坦克車發生了遭遇戰，我們重重地教訓了這些鬼子之後，人民對於我們是歡欣鼓舞，他們自動地跑來替我們送擔架，把蒸得熱烘烘的、又甜又香的大紅薯送給我們吃，他們說從來沒有看見這樣英勇打日本的隊伍，他們就是窮得三天不吃飯，都願意擠點糧食給八路軍吃，他們替負傷的戰士洗去了衣服上的血漬，替戰士們縫衣服，他們正是做到軍民打成一片，這是和湯恩伯在河南戰役的結論中所說的形成了相反的對照。河南



的人民是非常熱情的，他們愛護抗日的軍隊，比愛護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些，問題就在爲誰服務，和誰何領導軍隊以及軍隊的政治素質的問題吧了。

寫到這裏，我對於河南人民悲慘的遭遇，寄與極大的同情，同時，對於那些反人民的軍閥們更抄強一層仇恨，他們這樣橫行霸道，無法無天，難怪他們把自己的軍隊帶到墳墓中去！

## 五 勇士們開闢的道路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的夜晚，河南平原上的天黑得伸手不見掌，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北風吹得刮骨似的發痛，河裏的冰結得有尺把厚。我們準備着在這一夜過魯山附近的公路。根據我們所得的情況，魯山住着敵人一個聯隊，並附一個坦克連，我們越過同蒲路和黃河，他們早已知道了這支隊伍一定要南下的，三天前他們在沿公路線上，加了不少的工事和崗哨，準備阻撓我們的南進。

王司令蹲在一堆炭火的前面，擺開了地圖，和幾位支隊長們，正在佈置通過公路，他突然仰起頭來向陳支隊長說：

「今夜可能遭受到敵人的截擊，一支隊作後衛要特別留意，二支隊前衛也應該注意找路走，要逢水搭橋，和排除前進的一切障礙！」

半夜裏，隊伍開始出動了，路上的雪有五寸來厚，雪底下又是一層積冰，越發滑得難走，一個腳剛從雪裏拔了出來，另一隻腳又陷了下去，前衛部隊就using他們的兩隻腳，把那被雪和冰掩蓋得分不

出那是道路，那又是田畦的大地，劃開了一條路來，他們往往連人帶槍滾到雪堆裏去，腳凍得喪失了知覺，英勇地前進着，沒有一個在這大自然的困難面前低下頭的。

在游擊戰爭中過生活的人都知道：夜行軍尤其是通過封鎖線時，不能使用號音聯絡，也無法使用旗語，最簡單的通信聯絡就是傳話，一個個地從前面跟着傳下去，聲音又講得那末低和快，最初的幾個人還不致發生問題，後面可就變了，有人從前面傳來說：『把槍衣脫下』，到了後面竟變成了『把襯衣脫下』，人們都莫名其妙地想着爲什麼要把襯衣脫下來的道理，還有一次，傳來了『不要看書』，天曉得，夜裏黑得那麼厲害，誰還有本領在戰鬥中去讀書呢？以後弄明白了，才知道是：『不要咳嗽』；同一個傳話，一個戰士聽做是：『不要解手』，那時候他正在鬧肚子，這麼一來，就不敢走出行列去拉屎，結果把屎拉得滿褲子，到第二天才換去了那滿褲子都是屎的褲子。

三個支隊過了公路，向着森林地帶走着的時候，公路的右邊，遠遠地發着白色的亮光，戰士們都曬開了：『才走不上個把鐘頭，天就發白了，後面還有四個支隊怎麼辦？』人們的心裏都在發急，指揮員感覺到不對頭，如果天亮了，爲什麼從西面亮開了（部隊是由北向南前進，右邊就是西方），不是前面帶路的人搞鬼，把隊伍帶到魯山去了。那是城裏的燈光吧？一會兒，白的亮光，慢慢地向我們照射過來，隱約地看出了是燈光，還在不斷地移動，三支隊長張仲瀚同志喊了起來：

「不是天亮，也不是城裏的燈光，是汽車上的燈，敵人已經出動了！」他急忙地派遣了通信員通知了後衛部隊，也報告了王司令。他自己帶着幾個通信員，迅速地離開了行列，走到了公路右方一個排的警戒陣地，明亮的光更迫近了，嚴正祥排長用着他的左手，在計算着：一、二、三、四、……十三、十四「十四盞，最少是七部車」

張支隊長點了點頭「不錯，七部車！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來了就打！」嚴排長捲起了袖子，看他那般神氣真是紅火得很，是的，我們這支隊伍在後方整調了兩年多，這麼好機會，誰還不想顯顯身手。「支隊長，你走吧，前面需要你，這裏我們有了三十個人，不要說七輛，就再多一點，我們也能够應付這羣鬼子！」

張支隊長笑了，拍一拍嚴排長的肩膀：「真是有種！」

「噫……敵人的車上開火了，鐵輪帶的聲音也可以隱約的聽到。「不是汽車，是坦克車！同志們！開始射擊吧！」排長發着命令說。

「打個卵子槍，還能打到人家的鐵烏龜皮！」戰士楊正春咬着牙齒說，他從腰裏掏出了手榴彈，去掉了保險蓋，把保險線套在右食指上，像一匹獅子樣似喊着：「殺！」像一股颶風奔向坦克車去，噠噠……噠噠……

「一個、二個、三個……」嚴排長肚子裏在計算楊正春投的手榴彈，他轉向身旁的機關槍手劉勇輝說：「對着坦克車射擊，掩護我們的英雄吧！」

九二式的重機槍，象天崩，像地陷，吼叫起來，兩隻鐵鳥龜停了下來，再爬不動了，另一隻鐵鳥龜上的砲響開了，朝着楊正春的身上打，沒有打中，他熟練地伏倒在地上，緊緊地握着手榴彈，鐵輪子沙沙地向着他的身上輾上來了。

「呀！」劉勇輝慘叫起來，他的手發抖了，楊正春被鐵輪子壓到輪底下去，手榴彈爆炸了，輪子被炸斷了，坦克車像一具大棺材停在那公路的右側，頑強的敵人用着坦克車上的機槍，射擊我們的機關陣地。劉勇輝清醒過來，發恨地緊握着機把，瞄準地還擊，鐵鳥龜上的機關槍傾倒下來，停止冒煙了。劉勇輝用着他那捲了起來的袖口，抹了一抹額上的汗珠，向班長說：「又完了一隻了！」黑夜裏我看不見他的笑容，我心裏想，他一定在笑，是的，是悲憤和愉快的交流！

隊伍像潮水似地，在敵人密集的火力下通過着，有的人被子彈打中了，哇地叫起來了，立即被另外的人制止下去。每一個人的心裏都想過去增援這苦鬪的嚴排，但是他們的任務，不是在這個地區作戰，而是過路呵！

張支隊長派了一個通信員來告訴嚴排長，要他把警戒交給後面的五支隊接替，要他帶那排人趕上

隊伍，嚴排長搖搖頭說：「不，正打得激烈，怎麼能交出手呢？」五支隊派了兩個班來接替的時候，他告訴他們說：「你們快走，有我們在，怕什麼？」他拒絕了，他不願意使敵人利用交際的間隙得到喘息的機會，他命令着他的一排人：「堅決的打，爲吳全軍勝利通過，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根槍吧！」

天真的亮了，隊伍全部進入森林地帶，張支隊長跑到三營去，問了營長嚴排歸隊了沒有？營長搖搖頭說：「沒有，他們將永遠不會回來了，嚴排長就是這樣的漢子！」

是的，他們將永遠不會回來了，他們開路去了，用着他們的血和肉，替這支遠征軍開出前進的道路，也替中國人民開闢着「一條寬闊的、解放的大道！」

## 六 人民的軍隊

「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我們是爲解放千百萬華南的人民而南征，我們要嚴格遵守革命紀律，愛護人民，保護人民，用我們的血和肉，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這是我們在延安誓師大會的誓詞，每個指戰員都背得爛熟，而且都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了每個人都是忠實執行這誓詞的。那麼這支隊伍和人民的關係怎樣呢？許多動人的事實，要用幾本書的容積，才能寫完它，在這散記中，我就圍繞着糧食問題來敘述這支隊伍愛護人民、體貼人民的事實吧——可以這樣說，如果軍民關係搞不好，大部份都是由於糧食的補給出發的。

我們這支隊伍是來自漫遠的西北，走了那末多的路，總無法從延安帶糧出來吃，不得不就地取糧，補給軍食。但是，河南那個時候，正經過了「四荒」的洗劫，河南的人民是正處於饑餓和窮困的日子裏過活，我們怎好再就地徵糧來加深他們的災禍呢？軍政治部頒佈了命令，規定各部必須以市價向人民購糧，不得採用徵糧、借糧的辦法，而且購糧必須是人民自願的，誰違犯了這個紀律，即以軍紀

論罪，同時又照料了農戶的種籽，要依照儲糧的多少，酌量購買數目和提倡吃用雜糧，保護大米和小麥的種籽。紅薯是河南的特產，雖說在荒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還存得一些，因此，他就變成爲我們主要的食糧，大約每四斤紅薯可以折合一斤正糧，它不但香甜好吃，而且含有大量澱粉和維他命，最富有營養；其次，我們還可以吃到一些豆麵。在河南整整一個月中，我們全部的食糧，就是紅薯和豆麵，而紅薯却佔了十分之七。人民看見了我們這樣艱苦，他們感動得流淚，他們說：「國民黨軍拿了糧食不給錢，還都要大米和麥麵，麵磨得粗點，米碾得不細，還要打人呢，他們還能吃紅薯和豆麵？」

河南的人民，在遭受到了敵僞和國民黨無數次的騷擾，他們一聽到穿「老虎皮」（軍衣）的人來了，一個村就傳一個村，都相率地逃避了，他們怎知道我們是人民的軍隊——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呢？他們最初總以爲是國民黨軍來了，都逃跑了，我們進了村子的時候，如果還可以發現個把老婆婆和小孩子，還可以向他們說明我們是八路軍，還可以經過她們，把年青漢子從別的村子裏喊了回來，但是也碰到個別的村子，連一個婆姨娃娃也找不到，那裏去找賣糧的人，隊伍又必需吃飯。怎辦呢？軍政治部規定各部可以先向住在地的房東屋內的存糧取用，但必須好好地過秤，和按照市價，留下了錢，和這樣的一封信：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



本軍作戰敵後，歷達八年，軍威所至，敵僞喪膽，望風披靡，戰績卓著，中外共聞。軍紀嚴明，買賣公平，借物必還，損壞必償，軍中信譽，遐邇皆聞。邇者奉命南征，途經貴地，軍糧缺乏，不得不就地購糧，以供軍食，刻肅貴府，適值外出，無法洽購，爲保證軍食無虞，不得不設法向貴府取去紅薯若干斤、豆麵若干斤，每斤以市價若干元計算，共合法洋若干元，謹如數留置於櫃中，尚望查收並乞見宥，卽頌 公安！」

由於我們如數將糧價及謝函留置在農戶家中，這個故事，很快地就傳遍了整個河南，它比任何交通工具都來得快捷，人民信任了我們，他們再不害怕我們，躲避我們了，他們是積極地、熱烈地歡迎我們的進駐。譬如在東西趙堡時，老鄉們送來了一大堆慰勞品，要求我們長期駐在那裏，保護他們，解救他們！

我們的戰士全部來自北方，他們是不熟悉於華中、華南的民情風俗的，當隊伍快進入河南地區的時候，全軍在軍政治部領導下，進行了當地民情風俗的教育。舉個例說吧，在北方的行軍中，每到一個地方，隊伍總是把門板卸下來，搭床舖使用，但是在南方，老鄉們是不願意人家卸掉「內門」的（就是臥室的門），我們就禁止使用門板搭舖，一律用稻草或麥秸搭地舖睡。南方的人都講究衛生，不但洗面和洗腳的盆子分開，還有特別專給女人洗下身用的小澡盆（男人是不許用這種盆子的），我們

告訴每個指戰員，洗面的盆子不能洗脚，女人專用的盆子，男人不許使用；在住屋子的時候，也規定了僅允許住廳屋，禁止住內房（即臥室），這一些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我們却是費了相當的時間去向全體指戰員解釋和教育的，除此以外，那就是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每天你都可以聽見人們口裏在唱着紀律歌。

有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個戰鬥班被分配到一個富農家裏，房子是既寬大又乾淨，戰士們滿以為可以舒服地休息一個整晚，但當班長陳春和同志去向房東交涉，要求住在一個廳屋裏，任憑你怎麼說，房東總是不讓住，陳班長把口都說乾了，得到的回答，還是千百個「不行！」。陳班長沒法子把全班帶到了門外的牛圈裏，和一頭母牛住在一起，他們把地上打掃乾淨，用木桿子把牛攔到一邊，就這樣住下來了。半夜裏那個富農點了燈來看他們怎樣住的，當他發覺這些英雄們和牛住在一起的時候，他難過起來了，他喚醒了班長，要他們搬到廳屋裏去，陳班長說：「祇有幾個鐘頭，用不着麻煩您」。他感謝了富農的好意。這位富農非常過意不去，第二天替他們做了一鍋蟲子稀飯，要他喝些好走路，他們這班人不好拒絕他的好意，痛快地吃了一頓，他們倒出幾個米袋的米，還給富農，把牛圈打掃乾淨，向房東告辭，又走上了征途。

另一個故事，在某縣林家莊，住着一對農民夫婦，他們不但是貧窮，而且連一個孩子都沒有，她

的丈夫病死了，她既沒有一文錢去替他買棺材，也沒有人幫她埋葬，恰恰那天她家裏就住着我們一個排，排長把這件事苦訴了全排的同鄉，大家都交了感動，班長李輝同志號召大家捐錢替這位不認識的朋友買棺材，他首先取出在延安時朋友們送給他當路費的一萬三千元出來，大家都跟着他拿出了錢，替她買了一具棺木，幫他挖了一個墓地，這故事在此縣一直到現在，已經變成爲一個流傳很廣的民間故事了。

我們的指戰員是懂得怎樣英勇殺敵、保衛人民，也懂得怎樣去愛護人民的，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毛主席的臨別贈言，和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這裏我們應該讚揚全軍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舉用了最大的力量，不辭辛苦來做這一個工作，隊伍剛進村子的時候，他們要耐心地去向房東借房子和炊事用具，臨走時他們又要徵詢人民的意見，檢查有沒有違犯紀律的行爲，當他做完了工作，隊伍往往已經走出了幾里地，他又必須趕隊伍去，當然的，戰士們的遵守紀律是自覺的，但是沒有政治工作人員的引導和教育，我們是困難建立起這鐵的羣衆紀律，沒有辦法使軍民親切的聯系起來，戰勝我們的敵人的！

讀者似早已在「馳騁大平原」一章讀到國民黨軍隊怎樣壓迫人民、殘害人民，當你在讀這一章的時候，你可以明白湯恩伯在河南時，怎樣把軍隊帶到墳墓中去！

## 七 南渡長江

當我們進入河南的時候，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和國民黨軍閥劉汝明，就三令五申要消滅我們這支隊伍在平原上，但是他們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仍不甘心，企圖在沿長江渡口嚴密封鎖起來，消滅我們在大江兩岸，他們和敵僞在漢口附近開了會，動員了三個師的隊伍，準備來一個蔣日聯軍，消滅『王匪』的把戲。他們估計我們會從鄂城的團風附近渡江，把這三個師的兵力都集中於團風一線，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我們却在距離九江七十五華里的渡口，安全地渡過了天險的長江。

軍司令部在我們未抵達渡口的前兩天，就派出了不少的偵察人員，把大江兩岸的敵情弄清了，又派人去和船夫大哥接頭，船夫大哥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能够喝兩斤白乾，和打得一手好拳的人，在沿江擺渡了五十多年，那一個不認得他呢？最初我們和他談到請他集中百隻船，幫助我們渡江也拒絕了，他說他還要多活幾天，不願意送命！他日國民黨和敵僞知道，會要害他，我們慢慢地用民衆人義和他談了整個晚上，他終於答應下來，答應我們集中二十隻大船，一百隻小漁船。兩方

商定隊伍要在一月二十四日黃昏抵達北岸，他保證在二十五日天亮前把我們全部送過江去。

●二十四日下午，天突然下起人雨，人們都擔心大雨將要給我們增添了許多困難。當黃昏的時候，天暗了，月亮從雲端裏鑽了出來，我們以每小時二十華里的行軍速度，迅速集中到江的北岸。長江在濃濃的夜色中，顯得非常潔白，像一匹雪白的布匹，橫排在大地上，我不是詩人，要不然我總要歌唱着他的莊嚴和雄偉的景色！

還沒有達到江岸，我們早已把隊伍組織得非常細密，王司令親自擔任了渡河指揮員，依照大小船隻，大船每次乘坐三十個人，小船每次乘坐六個人，把全部人員編成若干小組，每個人發給兩百元法幣和一百元儲幣（偽鈔）作為船資，自己交給船夫。正當我們剛要南渡的時候，九江方面飛來了兩架敵機；在江的兩岸投了幾個照明彈，把整個大地照得真像白天一樣，但是我們已經疏散倒在沙灘上，住憑怎樣強烈的光，也難於發覺到我們，兩架敵機在我們的頭上盤旋了約莫二十來分鐘，胡鬧的丟了十來個炸彈走了，我們連一根毛也沒有被殺傷。

船開始南渡了，長江是一條寬狹不平的河流，我們通過的渡口，可能是最寬的，大約有三里左右，每隻船每五十分鐘可以往回一次。坐在小船的同志，把鞋襪脫掉了，就在江中洗濯他們的腳，坐在大船的同志，却祇能從船艙中探望江中的月色，有些人在未上船的時候，害怕江中的風浪，正想坐大船

比小船好，可是那天晚上，用一句老話說却是「風平浪靜」沒有一點風浪，坐在大船的人，才叫起窻來，不能好好地欣賞這江中的景色，我是坐在一隻小船上的，我用着兩隻手去搗那冰涼的江水，我抬起頭來看看那躲在雲端的月亮，我低下頭看着那江水的激流。我憶起了十年前夜遊西湖的景色，心境完全不同了，那時候是帶着一顆輕鬆的心情，在欣賞着大自然的嬌艷，現在呢？想念着破碎的河山，和千百萬被奴辱的人民，心情是沉重的像一塊石頭緊緊地壓着，我憶起了出發前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熱烈的歡送，我想起了遠征的重大任務，我又應該怎樣挺起了胸膛，戰鬥下去！

突然，由遠而近地，從江的下游傳來了馬達的響聲，戰士們喊起來，說是飛機又來了，我心裏明白不是飛機，而是敵人的巡邏艇，漸漸地追近了我們，已經可以看清是三隻了，抵達對岸的和尚未下船的人，他們自然沒有什麼顧慮了，最使人感到頭痛的是有些船正駛到江心的，個別的战斗士心裏膽怯起來了，他們想：如果敵艇用機槍掃射時，或者是用山砲轟擊，那怎麼辦呢？又不像在陸地裏，可以使用你的武器，在有利的地形下，還可以痛擊他，現在又是在江心，船裏也用不得架起機槍，步槍嗎？對付還可以打一打，但是船總是多少有點擺動，怎能打得中呢？但是，絕大部份的战斗士們却並不示弱，他們迅速地拔開了槍口上的塞子，脫下了槍衣，瞄準着敵艇，沉着地遵守渡河指揮員的命令，如果敵人不發槍，不准射擊，因為我們是過河，沒有在江心作戰的任務。

敵艇迫近了，艇上的人問着：「你們幹什麼的！」船夫們熟練地回答說：「打魚的！」「爲什麼這麼多？」「剛下過大雨，好撈魚呢！」船夫們已經不止一次，在江心碰到了敵艇，他們過去也確是撈魚，每次都是照例這樣的回答。艇上再不問話，他沿着大江，向西駛走了。這才把戰士們緊張和不安的情緒穩定下來。他們在江心裏吐着口水說：「他媽的，我總以爲要把陸軍變成海軍了，那知又變不成！」笑了，每個人嘴角上，心坎裏都在笑着。

當我踏上了大江的南岸，我們彼此互相道賀，戰士們有的在山溝裏長大的，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寬的大江，他們好像捨不得丟掉了她，又轉回到岸畔，朝着江水發呆，盡是望着，要不是他們的首長們喊他們走，他們寧願在這江畔站到天亮哩！勝利的怪話在各個角落裏傳了起來；「指導員把長江說成那麼難過，要我們提高戰鬥觀念，要他媽的是這個樣子，我一個人也敢過來！」有的說：「敵人準備在這最後的一個難關中，消滅我們，現在消滅個卵子！」

是的，敵人是無法子消滅我們在最後的一道難關，我們也永遠不會被消滅！

天亮了，我們全部人員和牲口都安全地渡過南岸來，王司令穿着他那件破皮衣，最後渡過江來，他看看每一個人的嘴角上，都掛上了微笑，他也笑了：「同志們，我們勝利了，敵人再沒有辦法，阻撓我們南進了！」

「司令員，我們應該打個電報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報告他們我們勝利地渡過大江！」王震將軍接受了全體指戰員的要求，發了個電報給中央，第三天我們接到了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回電說：

「我慶賀你們安全南渡長江，並預祝你們勝利前進！」



## 八、戰鬥在江南

隊伍離開南渡長江，我們就開始執行了黨中央給我們光榮而偉大的任務——向敵偽作無情的武裝鬥爭，解放華南的人民，建立抗日根據地。我們以鄂南的大幕山為中心，向着陽新，大冶，鄂城，通山，通城，蒲圻，嘉魚，咸寧等八縣，廣泛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那個時候，整個鄂南，沒有國民黨的一兵一卒，他們早已把鄂南縱橫四百平方華里的土地，雙手拱手送給敵人，而逃之夭夭了。當人民看見自己的部隊進入鄂南，他們是多麼興奮，把自己的房屋，讓出來給我們住，把糧食拿出來給我們吃，隊伍經過村鎮時，他們是送水送茶，熱誠地招待自己的子弟兵，他們取出了埋藏多年的武器，和我們一道抗擊敵偽軍。人民的軍隊和武裝起來的人民，互相結合起來，為保衛祖國，保衛家鄉，他們創造了許多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史詩。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們過長江後的第二天，陽新三溪口的敵人為了未能把我們消滅在長江畔，惱羞成怒，調動了六百多人，帶大小鋼砲七門，和三百多偽軍，開始進攻我一支隊的駐地大

戰，戰團從黃昏開始，敵人憑着幾個工事，向我們作了無數次的衝鋒，都被我們擊退了，大砲轟擊得把一支隊司令部住的房子炸成廢墟，我們的戰士們絲毫不爲敵人的瘋狂進攻而低頭，他們英勇地抗擊着。帶過兵的人，都知道一個隊伍能够經得起五次的衝鋒和反衝鋒，就是了不起的隊伍，我們的戰士呢？單單在東山上的爭奪戰，就前後進行過衝鋒和反衝鋒十一次，他們始終屹立在庫地上，祇有前進，沒有後退一步。這個戰鬥的開始，僅是一支隊和敵人作戰，午夜的時候，王司令下了命令，要二支隊和五支隊增援，並且開始主動地全線總攻。他們開始毀滅東山上敵人的四個碉堡，我們可憐得連迫擊砲都沒有，下級指揮員們在緊張的關頭，他們想出了許多巧妙的辦法，第一個碉堡是把乾辣椒捆在稻草上，點上了火，丟到碉堡附近，一股濃烟直鑽進碉堡裏去，敵人經不起這刺激，丟棄了碉堡跑了出來，我們就迅速地擊潰了他，佔據了碉堡。攻打第二個碉堡，他們先用機槍把碉堡的槍孔嚴密封鎖起來，把黃色炸藥裝在煤油桶裏，幾個敢死隊員抱着這些桶子俯伏地前進到堡子附近埋好了就退到我們的陣地來，無線電的工作人員，立即用電流把炸藥爆炸了，碉堡被炸成平地，四十多個鬼子當場作了日本軍閥的犧牲品，開始攻打第三個碉堡，我們的敢死隊員抱着許多乾柴稻草在碉堡的前後堆積起來，放上一把火，整個碉堡在烈焰中坍了下來，又是四十多個鬼子喪了命。剩下最後的一個了，三層的，鋼骨水泥做得那末結實，火力設備又比前三個強大數倍，乾辣椒、乾柴、稻草和電流爆炸，都沒

法子毀滅了他，戰士們發怒了，他們說：「難道過江來第一仗，還不擺點威風給鬼子看看，將來還打什麼仗呢？」工兵們出動了，他們用兩個鐘頭的工夫，挖掘了一個兩丈多長的地道，埋下了大量的炸藥，當晨光剛剛照射大地的時候，最後的一個碉堡，也遭受到了與前三個同樣的命運。

敵人全數被我們消滅和擊潰了，戰場上遺棄的屍屍四百多具，其他的一溜烟跑掉了，打掃戰場的人告訴我，這一次我們繳獲了七門砲，二十五挺輕重機關槍，三百多支步槍，望遠鏡，小手槍，照相機就很難去計算。我們自己呢？陣亡了一個連長，三個排長，十一個戰士，受傷的五十多名。

人民歡喜得快發狂了，他們自己到軍政治部要求上火線，去拾傷兵，替我們帶路，三營所以能夠很快地迂迴到敵人的右側去，及時地截斷了小嶺村增援的部隊，就是他們的功勞。午夜的時候，又替我們做了烙餅，稀飯送到山頭上去，他們說：「從來沒有一支隊伍和敵人這樣打硬仗，真是個個是英雄好漢！」這個戰鬥的勝利，使我們在人民中間建立起極大的威信，他們相信我們是打日本來的，我們是解放他們的救星，大大地推動了我們後來在這一地區建立游擊根據地。

從這次戰鬥開始，四個支隊（進入河南以後，隊伍擴大了，我們把大隊一律改爲支隊）在二十五天的時間中，每天都主動地向敵人襲擊，騷擾和進攻，以大幕山爲中心，把敵人慢慢地擠了出去，尤其是樊鵬的戰鬥，奠定了我們游擊根據地的基礎。軍司令部決定繼續南進，把三支隊（轄三個團）留

在鄂南堅持下去！主力却迅速回鄂南擊破墳墟進了。

三月二十三日隊伍開始進入鄂南，我們立即主動地從北向南，向敵和敵人進入殘酷的戰鬥。先後解放了平江、修水、潯陽、湖口、黃岡、湖澤、寧海、湖陽、衙山等九個縣的全部或一部地區，擊潰了敵偽無數次的進攻，建立起民主政權，實行我黨我軍的徹底階級下解放人民的政策，截至五月底止，我軍先後和敵偽大小戰鬥一百三十餘次，殺傷俘敵偽三千餘名，收復大小城鎮鄉村二百七十八個，建立了輝煌萬丈的戰績。那時候國民黨軍在贛北，贛東還有三個軍和三個游擊縱隊——其實他們那裏也稱爲「軍」和「游擊隊」，他們是不抗敵偽和專擾人民的。王司令爲了聯合友軍，共同抗日，予敵以更大的打擊，早日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華南和全中國，曾經先後三次寫信給駐防江西的國民黨第九戰區湖司令長官王陵基，希望他和他的部隊，配合我軍夾擊敵寇，都遭受到了拒絕。國民黨反動派如果稍有良心的話，既拒絕合作抗日，那就不應該留難這支抗日的人民的隊伍，開赴敵後作戰；但是反動派那裏還有良心嗎！五月廿日，蔣介石委任王陵基爲湘鄂贛邊區勸共總司令，指出了他的防區是鄂南，贛西北和湘北，湘中全部，率領着七十二軍、九十九軍、五十八軍和第九戰區的第二、第三、第四游擊縱隊，共十一個師（三個縱隊作師計算），三十三個團，四萬五千人，連各縣的國民兵團，大約在六萬人至八萬人左右，「浩浩蕩蕩」配合着日寇，偽軍向我們夾擊起來，當時我們正以全力向西面的敵寇

作全面性的襲擊和進攻，而這位四川軍閥，和他的反動隊伍，却從東大舉向我進攻，和敵僞攜起手來夾擊我們，我們要和敵寇作戰，又要遭受王陵基的側擊、夾擊，情況是相當嚴重和困難的。

反動頭子王陵基最兇惡的一幕，是企圖在大雲山一帶，一舉而圍殲我軍，他調動了七十二軍的三十四師、新十三師、新十四師、新十六師和第三、第四游擊縱隊，作為第一線的部隊就是十五個團，約兩萬七千餘人，部署了一個最嚴密的圍殲計劃，他命令各部於六月四日起開始出動，六月七日夜十時，開始全面的進攻，並限於十日前結束戰鬥，戰鬥的要求是活捉王震，殲滅我軍直屬隊，及我第一、二、五等三個支隊，和佔領我軍在湖北的主要基地大雲山。如果這一計劃實現了，即進行第二步，消滅我在岳（陽）、臨（湘）、湘（陰）邊的第七支隊，和在平（江）、瀏（陽）邊的第六支隊。第三步計劃，則消滅我在湘中地區的四支隊，和留在鄂南的第三支隊。但是，這個作戰計劃，在六月三日，就被我軍所粉碎了。從四日晚起，國民黨軍依照計劃向我方開始前進，我軍被迫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予進攻者以打擊，六月六日晚，從岳陽的黃岸寺、月田至臨湘的白辛田和大雲山一帶，全線進入最激烈的戰鬥！

六月七日晚，敵寇的部隊，進至岳陽黃岸寺附近，和王陵基部取得了聯繫，國民黨反動派的兩個團，敵人的一個騎隊，組成了聯軍，開始圍攻我們在藍家洞附近二支隊的陣地。

第二支隊長陳宗堯同志，原是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團長，是軍中最優秀的指揮員，他參加過有名的上下細腰間和黃土嶺之戰，每一次他總是以勇猛、機警、善戰和以身作則的精神，感動了他的部屬，鼓勵了他們英勇作戰，在南泥灣屯墾時，他又是勞動英雄，他領導全團進行生產，自己也挖了三四畝土地，七一八團的農業生產，所以能成爲三五九旅和陝甘寧邊區其他部隊的模範，他是起了主要的領導作用，惟其如此，他和他的政治委員左齊同志，受到毛主席在延安幹部會議上，讚譽爲邊區的模範團長。當他發覺敵人正用最大的兵力和重武器，向他這一支隊攻擊的時候，他怒憤地咆哮起來，像一隻快要噬人的老虎，來回地在陣地上指揮着他的隊伍，他嚷叫着：

「同志們，你們要洋財，或是棺材？」戰士們不明白他的意思，懷疑地看了他一下：「棺材嗎？是全部被敵人消滅，都死的乾淨；洋財呢？我們勇敢地把敵人消滅，把敵人擊潰下去，我們要堅決保衛大雲山根據地，不讓反動派和鬼子們欺侮我們的老百姓，我們要爭取光榮的戰鬥英雄的稱號！」

「我們要洋財！」火線上的戰士們喊着。

「要洋財，就得打，好好地打，準確地打，一個子彈，打一個仇敵呀！」

午夜裏，戰鬥更激烈了，敵人似乎已經發現了我們的指揮陣地，密集的機槍和砲彈，向着支隊指揮所轟射過來，他的警衛員滇書元同志，幾次勸他不要老向前走，那是太危險了，他不聽勸告，反而

瞪起眼睛來：「你這個怕死鬼，我打了十八年仗，我從來就在最前線，怕死就不算是好戰士，你怕死，就滾下去好了。」警衛員再不敢勸告他了。

砲聲和機槍聲，把步槍聲都掩蓋住了，人們的耳朵都被震得發聾，敵人是足六個鐘頭的猛烈的攻擊，幾次的衝鋒，都失敗了，我們英勇的戰士，始終沒有移動一步，後退一步。當陳支隊長離開自己的指揮所，把職務交給賀副支隊長，走向鍾營的時候，敵人一個子彈向他的肚子飛來，從膀胱打穿過去，他躺下來了，血像小河溝裏的水，染遍了他的衣服，他用手把傷口按住，還拖着向前走，警衛員連書元同志，把他拉住了，用裹傷包把他紮好，他沒有滴下眼淚，沒有叫喚一聲，躺在草叢裏，血並沒止住，滴滴地往下流着。支隊政治委員羅章同志走上來，兩個眼眶滿裝着淚水，他把支隊長拖在他的懷裏，輕聲地說：

「支隊長，你現在怎樣？」

「不要管我，要賀副支隊長命令鍾營從右面山頭運動過去，和五支隊取到聯絡，看看敵人還跑得用這圈子……」

「鍾營已經開始運動了，」羅政委說：「你放心好了。」

「走，你不能在這裏，你的位置是在指揮所……」





開了眼睛，睜開了：「司令員……司令員……」他用他的兩隻手抱住自己的臉孔，一會兒，鬆了，鬆下來了……

我用一條紅被子把他蓋着；我站起來，擦着我的眼淚，向着圍在他身旁的同志們，發出口令：

「立正！向我們的英雄敬禮！」沒有一個人不滴下眼淚，他的警衛員連書元同志俯伏在他的身上，大哭起來；是的，他是我們的兄弟，同志，老戰友和無產階級的英雄，爲着人民的解放，洒盡了最後一滴血，怎教人不傷心呢？

王震將軍醒來的時候，他已經死去了十多分鐘，就這可惡的十多分鐘，使我們的英雅，不能在臨死之前，看看他渴望見到自己最愛戴的首長，和十多年來，出生入死同艱苦，共患難的老戰友！王震將軍跪倒在他的身旁，淚珠流了滿臉，他輕輕地揭開了被子，用着沉痛，悲憤而堅定的話語說：「宗堯！你這無產階級的英雄，人民的革命戰士，好好的安息吧！我們向你宣誓，我們一定要給你報仇，一定要繼承你的遺志，鬪爭和戰鬥下去！」他抹了一下眼淚「你，死得太早了……我們正需要你的時候……」他爲悲痛的情緒所激動，哭泣得不能繼續地講下去。

我們把他裝上了棺木，快要蓋棺的時候，王震將軍像發瘋似的把人們推開了，他又俯伏在棺木的上面，揭開了那條紅被子，兩隻手遮了淚珠和沉着有力的眼睛，發呆地注視着他那蒼白的臉孔。當我

告訴他，在前方的敵人又開始衝鋒了，他才喪氣地抬起頭來向我說：「你去把他埋好，記住了地方，勝利之後我們要把他搬到延安公葬的！」

戰鬥繼續到八日下午三時，我們擊潰了敵偽和反動派的聯軍，消滅了他整整一個團，將近五百人被我們俘獲，我們保衛了大雲山根據地，那個地區人民既得的利益！

我不能把每次的戰爭，都告訴我們的讀者，但是，應該這樣說，在河南以及湘鄂贛粵四省地區，我們是同時要和兩個敵人作戰，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個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我們處境的困難，讀者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敵人是無法消滅我們的，也永遠消滅不了我們——我們壯大了，經過百十次的戰爭，我們的戰鬥力提高了，我們把繳獲敵偽和反動軍的武器，裝備起自己，我們更加堅強了我們勝利的信心！

## 九 八面山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們已經先後在鄂南、湘北、湘中、湘南、贛南、粵北等地區，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或者是已經開始了廣泛的人民抗日游擊戰爭。但是在國民黨『賣國者賞，抗日者懲』的政策下，這簡直是『大逆不道』了，應該受到『討伐』的，於是國民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就組織了七九戰區聯軍，用比王陵基更多的兵力（共七個軍，二十一個師，和工兵團特務團等共十五萬八千餘人），配合着敵寇，進行反復的『掃蕩』，尤其是對湖南的安仁、永興、來陽、酃縣、桂東、汝城和江西的崇義、南安、廣東的南雄，始興地區，大舉『圍殲』起來。我們爲了生存，爲了替中國人民保存這支英勇的子弟兵，我們祇好起而應戰，堅決地進行自衛戰爭！

戰線從鄂南到粵北，漫長兩千餘華里，不論黑夜和白天，我們都處於敵偽頭的『圍殲』、『夾擊』之下，每個戰士的心坎裏，都燃燒起憤怒之火，磨拳擦掌，予進攻者以打擊。他們說：爲什麼我們抗擊敵僞有罪，我們收復失地，解放人民，還得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圍殲』！戰鬥從六月開始，一直

到九月裏，尤其是湖南的部隊，在界首墟、湯邊墟、船形墟、橋頭墟都受到了國民黨反動軍慘重的追擊、堵截和圍擊，由於兵力的懸殊，我們被迫在雨季中進入萬山叢林中的八面山！

八面山是在湘贛邊境上，連接桂東，桂陽的大山，最主要的一個山峯，是上下六十華里，與週一個山頭，還得繼續爬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山溝裏都是長滿了荊棘和長可及腰的野草，在萬山羣中的小道，真像羊腸那樣細小——簡直是沒有路。往往走上幾十里路，還不能看見一戶人家，即使在那山溝山腰裏，偶然看見了一兩家農戶，他們住在那用樺樹皮搭成的小屋，祇要颯一陣稍大的風，就可以把屋頂吹走。他們穿著縫補得不能再縫的衣服，就在山中種着很少的土地，和靠着砍伐些樹木，挑到離山中百多里地的村鎮中去換些米鹽雜糧回來，混合着樹根樹皮做些稀粥吃。他們脫除了紅軍長征的時候，曾經從這裏過了一次，從來沒有一支軍隊或山外的人到這裏來。當我們的部隊進入了這個山區的時候，他們都驚奇得發呆，他們起初以為我們是國民黨的軍隊，被日寇擊潰，逃到山中來，我們告訴他們是八路軍，也就甚過去，現在我們又回來了；雖然年代久了，但他們仍然沒有忘記當年紅軍給他們的好處，他們給我們挑水喝，跟我們講朱毛紅軍的故事，經過了他們一番描寫，故事完全變成爲很難令人相信的神話，但那却是他們對人民的軍隊的熱愛所編撰出來的。

我們在安仁的時候，早知道環境越發險惡，每人都帶上十天的米（每天一斤半，共十五斤），雖

備在找不到糧食的地方，不致餓肚子，從安仁到八面山的途中，我們受了堵擊和追擊，只好走海澗路，多走了好幾天，把所帶的糧食都吃掉了；進了山以後，人民雖然對我們這樣熱愛，但戶數既少，而且他們自己也沒有餘糧可以賣給我們。大家祇好面對面的挨餓，一些人到山溝裏去採菌子煮着吃，但是還不能解決餓的問題。我們已經三天沒有飯吃了，白天裏要走路爬山，還得打仗，夜裏就睡在這種雨淋得濕濕的草地上，沒有房子給我們住，全軍都在野外露營。

夜裏，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星星，夜是黑得可怕，風颯開了，吹得樹枝上的葉子，咳嗽地叫着，貓頭鷹在樹梢上悲慘地叫着，山谷裏的篝火一閃閃地射着微弱的光芒，我們生起了一堆堆的野火，把早晨被雨淋濕的衣服取出來，烤乾它，有的整理鞋子，吃煙的人沒法子找到了煙，他們用着枯葉子燒起來吸，我和戰士們都蹲在火的旁邊，用着刀量磨擦着我的手掌，並不是寒冷襲擊着我，我想起了「鐵流」裏的人物，我總覺得現在的我們真像「鐵流」裏的游擊隊了。不知道誰在那樹林的深處，唱起了淒涼的悲歌：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這首詩是過去被那些贖夫怨女用作敘述自己失戀的哀曲，現在却被我們的同志用來申訴對敵人的仇恨！火堆中有人罵起來：「他媽的，這是什麼時候，還在唱歌，又是那酸溜溜的味道。」

排長徐和祥，方塊的臉孔，矮矮的個子，從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站了起來，用一根粗大的樹枝，向着傳來歌聲的樹裏丟過去：『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老毛病又來了，向敵人哭泣有個卵子用，』他握緊着右手的拳頭，在那黑得可怕的夜的天空裏劃了幾下：『有種的好好準備着天亮的時候，和敵人們拼命吧！』

『也不能這樣說，他們知識份子，從來就沒有受過這樣罪，能够跟我們老粗們一天走一百三四十里路，打他二三次仗，也够不錯了。』戰士劉金子不同意排長的意見，反駁了他說。

『你真是成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尾巴，什麼時候你都替他們辯護，你真想當律師了……』  
『你可不能這樣說，』戰士金虎把排長拉到身旁說：『你看咱們司令員的秘書，人家是大學生，能懂英國話，日本話，在我們報上寫了那麼多的文章；這次還不是和我們一樣，攆起包袱走着，兩隻腳都走癱了，一塊好肉都沒有，走起路來真像扭秧歌；昨天，我在陣地上，正瞄準打敵人，砲火正打得紅火的時候，他一點也不害怕，從後面跑上來，要我給他打一個平窟彈看看，他說他也要學習打仗，你說，這小子到真不錯，扔到三十幾米遠，把兩個敵人打死了，他樂了，抱着我的脖子叫鬧：『真像一個小孩子』。』

『是呀！過去我們老是瞧不起知識份子，說他們不會打仗，專會吹牛皮和寫那些空話的文章，這

次，一路上多少知識份子，還不是一樣拿大槍，和咱們一道兒打嗎？你看，馬處長還不是知識份子，那天他還不是帶一個連衝鋒……」綽號小皮球的譚明小鬼瞟了我一眼，就不再說了。

徐排長被說得沒話說。他帶着半笑半氣地說：「你們好，你們都聯合起來打擊我，我是個傻瓜！」

夜還是那麼黑沉沉的，天好像快要塌下來似的，從遠處傳來了斷斷續續的子彈聲，徐排長又把肚子上的皮帶，紮緊了一個小孔，他倚在那柳樹上，掏出了手帕子。把那桿三八大蓋慢慢地擦着，他用那兩片乾枯的嘴唇，吻着槍桿子「我的寶貝，明天你可要爭點氣，多殺幾個混蛋嘍！」

大家笑開了，「排長在和槍桿子談戀愛哩！」

王震將軍走近了火堆，他已經三十六小時沒有合過眼，眼睛完全紅了。他揀起了袖子，也蹲在戰士們的中間，烤起火來。「你們沒有找到飯吃吧？」大家搖搖頭。「大家都是一樣，吃點苦把肚帶紮緊些，明天翻過了那架大山，就有人家，也可以弄飯吃了」。

「司令員，我們到底到那裏去？」有人問着。

「走到那裏去？」他抬起頭來，用那銳敏而有力的眼睛看一看他：「敵人已經把山裏的七條道路，封鎖住了六條，祇留下一條路給我們走，明天就得打出去，走到那可以休息，咱們就休息。那裏可以站住了腳，就站住腳。」他又低下頭去，事實上在這個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那裏，祇

長髮裏有案子裏得鑽過去。

「你們打怕了嗎？」他正經地問着，仔細地看着每個人的臉孔。

「不，怕他個搵呢？我們一個人還可打他十個，二十個，……」

「司令員，怕我倒不怕，我祇是怕掛彩，」金虎又講話了，「打死了白乾淨，兩脚朝天，埋和不得都河喻分別；打傷了，沒有老百姓抬，沒有後方休養，掉到後面去，國民黨反動派趕上來，還不是一刀一個，我可不願意這樣死去」。

「是的，沒有後方的作戰，是比較困難的，我們離開了湘中軍分區，足足八百多里了，」司令員點了點頭。「掛了彩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祇要你和老百姓搞好了，住到老百姓家裏，等到好了才歸隊，又有什麼可怕的。大家提起了勇氣，打出這山溝去，敵人就再沒法子奈何我們了」。

我們的歌手徐立同志走上來，他什麼時候都抱着那支梵囉鈴，就在猛烈的戰鬥下，他什麼都丟光了，這個琴始終沒有丟掉，他說：「司令員，您辛苦了，我給你唱個歌聽聽！」

司令員笑了，好幾天來，過份的緊張，他臉上總像黃霽天那樣的陰沉，現在是進山後第一次的笑着，像平時一樣的笑，大家也跟着笑了。

「紅紅的爐火煉成鋼，



亂馬營中出了龍虎將，

我們的司令——王盛將軍，

率領了五千人馬下江南，

打得鬼子和漢奸，

頭破又血流，

建立了民主抗日的根據地！

王司令聽着，疲倦地暈倒在那潤濕的草地上，戰士們圍繞着他，在火光閃閃中守衛着這全軍最高的指揮員。

第二天，我們又進入戰鬥了，當我們剛剛渡過了一條既狹又深的河，敵人尾追的部隊已經趕到了我們，後衛部隊接上了火，副官處一匹獸文件的牲口，怎麼不慎地掉到河裏去，警衛員蔣兆榮同志把繩子脫下了，到河裏去撈，敵人發覺了他，用着密集的砲火和機槍掃射着，打中了他的右臂，他還是不慌不忙地解開了獸子，你知道麻繩浸過水後是非常難解開的，他不管砲火怎樣猛烈，還是解開了獸子，把文件丟到岸上來，他又被擊中了胸部，撲倒在水裏，沉到河底去。我們每個人搶着拿文件，一個個跑步登上了大山，左右側的敵人包圍攔來了，子彈在我們的身旁噹噹的叫着，前面又發現了另

一股敵人擋住了我們的前進道路。我們被圍得水洩不通了。走在前衛的連長袁金生同志，咆哮起來，他決心衝過去，他叫嚷着：「不怕死的，跟我來，打過去呀！」接着就是三十幾個跟他走，每個人帶上了六個手榴彈，把刺刀裝上去，衝呀，衝下山去，他們打到眼睛紅火了，一個刺刀一個仇敵，特命軍打出來一條血路，後援部隊緊緊地跟着這三十多個勇士前進，走下了山，敵人的攻勢被我們打垮了，我們的勇士們却越打越遠了，賀代支隊長命令司號員把他們調回來，軍號聲響了好幾遍，他們卻沒有回來，他們衝到了天涯海角，他們不放鬆一個敵人的追擊前進。四個月後，一個戰士歸隊來了，我們問他，你們聽到了軍號沒有，他說聽到了，問他們爲什麼不回來，他說：「戰士們衝下山之後，像發了瘋樣的一直打上去，我們祇知道殺傷敵人，那個時候我們是沒法聽從指揮員的命令的！」，他們是永遠追擊前進着，三十八個人僅僅回來了一個人。

那時候，我奉命帶了兩排，掩護掉隊的傷病員，走在最後面，剛剛下了大山，我們幸運地找到了一些米，人們的疲勞，給這些米興奮過來，恢復過來了，他們忘記了三十二天來不間斷地的戰鬥和行軍，五個整天整夜沒有吃過一顆米的饑餓，大夥兒集合起來做飯吃，也講不得衛生了，連米都沒有淘，洗就下了鍋，戰士們除了一些放警戒的，都圍攏在灶旁，聞着那從鍋裏蒸發出來的米香。飯熟了，人們像餓虎似地猛吃起來，幾天來沒有吃飯，一下子吃得那麼多，又吃得那麼快，好幾個人都漲得肚子痛

了。放下了飯碗，後面的敵人又追來了，我們迅速的渡過了另一條河，王司令傳來了命令，要我們渡河後，把河上那座木橋炸掉它，我們沒有帶一塊炸藥，我們改用將十幾個手榴彈捆在木橋上，把引火線連接在一起，躲到河的對岸拉斷了它，碰碰地響了，一座木橋被炸成了好幾段；敵人追到了河岸，水是三四人深，他們望着那激流的河水，看看我們爬上了那二十里高的大山，只是沒法子追過河來！

又翻過了一個高山。兩個掉了好幾天隊的戰士也跟上來了，我問他，你們怎樣跟上來的，他們說：敵人追來了，我們兩個人，我用槍打敵人，掩護他退却到一個隱蔽地，瞄準了敵人之後，他就掩護我退到另一個隱蔽地，就這樣，他掩護我，我也掩護他，一個個地退了下來，趕上咱們的隊伍。他們又告訴我另一個故事。

五支隊三連的三個戰士，叫做周俊發、李春生和劉水濤，他們都是走得把腳走爛了，而且都在打擺子，他們和五十幾個掉隊的一起走，敵人趕來了，周俊發他們就催着人們快走，他們三個人就登上了山，找好了陣地，和敵人打開了，掩護那五十幾個人走，他們就是憑着三支步槍和革命戰士的勇氣，和敵人抗擊起來，支持了一個多鐘頭的戰鬥，敵人始終沒有法子前進；子彈打到了最後一顆了，周俊發的病最厲害，腳也爛得腫成麵包那麼大，他眼看自己走也走不成了，李春生和劉水濤他們倆還可以走，他立即下了決心說：「你們快點走，我掩護你們！」

「不！要死就死在一塊，咱們怎能丟下你一個人！」

「你簡直糊塗了，我走也是死，不走也是死，你們還可以走，何必三個人死在一道，快點走！」

他站了起來推他們。

他們兩個人沒話說了，流着感動的淚問着：「你還要什麼？」

「要嗎？」周俊發想了一下：「把你們的手榴彈給我！」

他們給了他手榴彈，留戀不捨地走了。周俊發用他所有的手榴彈和敵人打，敵人幾次的衝鋒，都給他打了下去，最後，只剩一顆手榴彈的時候，他用這最後一顆手榴彈，爲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我聽完了這故事，我被感動得哭了，我和他一比，自己是那麼渺小，而他——我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周俊發同志，却顯得那麼崇高和偉大，他是那樣英雄地死去了。

我們又繼續地一面打一面走，又進入另一個荒山曠野中，肚子又餓得咕咕叫，政工人員們當我們爬越高山，沒有力量的時候，總是老愛這樣說：

把肚帶（指紮在腰上的皮帶）紮緊些，翻過山就有飯吃了！」

有人問他們：「你走過這條路？怎知道過了山後就有飯吃？」

「地圖上告訴我的！」指導員被迫得這樣答覆。大家都笑開了，也都知道這是替我們加油呀！事實上翻過了這道山，還要翻另一架山，還是沒找到一顆米下肚；餓得走不動的，生了病，爛了脚的，一天天地掉隊下去，以後就再沒有看見他們跟了上來。個別的人抱怨地說：「爲什麼不好好地和那些妄八彈拚一下，就拚死了也甘心，這樣掉下去，將來還不是掉到司令員孤家寡人？」

人們立即反對這種論調：「打嗎？誰又怕打？你看司令員那股勁還怕打嗎？隊伍這樣疲勞，又沒飯吃，人家早願意和我們死拚，把我們拚掉，那不就省事嗎？不行的，還得走，走才是出路！」

就這樣，我們走出了八面山，走出了湘贛粵邊的高山峻嶺，整整地走了四十二天，走過來又折了回去，又是走過來的轉圈子，就這樣我們迎擊着反動軍十五萬人的堵截，側擊和尾追，消滅了他們，擊潰了他們。就這樣，我們和饑餓、疾病、疲勞鬭爭，我們沒有屈服，反而壯大起來！

## 十、勝利的會師中原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我黨允諾了國民黨將江南的部隊撤退到江北來。我們在十月十二日的午夜，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命令，王震將軍親率主力從湘粵贛邊的南雄、大庾、汝城一線，沿着湘贛邊北返了。留在湘中、湘北、贛北、鄂南的部隊，也奉到王震將軍的命令，依次的北撤。照理來說，我們是遵守雙十協定，執行了我們黨的諾言撤退北上的，國民黨是沒有任何理由來阻止我們的，但是反動派從來就不講理，他們調動了一切正規軍和地方兵團，聯合了偽軍，沿途向我們堵截、側擊和尾追，使用的兵力是我們在華南整個時期所未有，他們首先企圖消滅我們在湘粵贛邊未退，第二次想消滅我們在湘鄂贛邊，又是碰了釘子，最終更卜了最毒的心腸，下令七十二軍的卅四師和新十三師，沿着九江到武漢一線，封鎖了全部的長江渡口，企圖消滅我們在江南地區。我們被迫不得不且戰且走，要走得快和走得巧妙，就以北渡長江來說吧，要不是我們走的巧妙，從樂子湖上走，這麼大的隊伍在湖沼地帶行軍，都是爲古今中外兵家所不敢嘗試的，但是我們知道了別的道路都

已經被國民黨軍和他們所聯合的敵偽軍封住了，再沒有更安全的路走，也顧不得什麼「兵法所忌」而冒險前進；國民黨的「戰略家」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走這「下策」的道路，而我們却恰恰地走了，而且又勝利地通過了。要不是我們走的快，每天走上一百里，或者一百三四十里路，四十多天的急行軍和強行軍，沒有休息過一天，在北渡長江時，祇要慢半個鐘頭，沿長江各個口岸，都被國民黨反動軍封鎖得那麼緊密。那個時候，即使我們變成爲一隻長了翅膀的飛禽，也難於想飛越長江了。——一句話說，我們是在最激烈和最頻繁的戰鬥中，邊打邊走，走得妙和走得快中間，爲了履行我黨的諾言勝利地北返了，當我們離開了江南，老百姓們哭了，牽拉着我們的衣角說：「你們剛剛把我們的日子搞得好過了，怎又忍心地拋棄了我們，讓那些反動派再來屠殺和壓迫我們，怎麼說也不讓你們走，我們要生就生在一起，死也得死在一起。」我們向他們解釋，爲了全面的和平，爲了使他們過着和平而安樂的日子，我們不得不忍讓地北撤，但我們在未來的聯合政府中，我們還是要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和在建設工作中一道兒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我們和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將軍所部，以及河南人民抗日軍王樹聲將軍所部會師在中原，會合在祖國的心臟地區！

我們和李先念將軍部隊的會合，這已經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我們從延安

雨下，跨經鄂豫皖邊區的時候，是十個月前的事了，讓我們重新地憶起了那愉快的往事吧，我在當時的日記裏，曾經這樣寫着：

「當我們在淮北地區，看見了五師的北進兵團，彼此都那麼興奮的歡呼，他們口口聲聲，親熱地把我們喊做「老大哥」，不論戰士或幹部，一看見我們就很有禮貌地向我們敬禮，新四軍和八路軍都穿着同一顏色、同一式樣的軍裝，你說他們用什麼方法來辨別出八路軍呢？據他們後來說，八路軍都帶着皮的或棉的手套，以及穿着半寸厚底子的鞋，在北方山地多，又多是石子路，老百姓做的鞋底是非常厚和很結實的，湖北鞋子因為他們那裡山少，平原多，他們喜歡穿着底子薄些的鞋子，走起來很輕便。」

「在宋堂店的牆上，看見了五師第二軍分區的捷報，用「天亮了」的標題，報導了兩軍在河南地區會合，從此以後，凡是我們經過的道路，都張貼着非常鮮明的歡迎標語，尤其是進到了汪洋店以後的基本地區，更使我們感動了，一羣羣的隊伍和人民，拿着各式各樣的旗子，打起了鑼，敲起了鼓，燃放着爆竹，從汪洋到陳家大灣，整整十五里地，都站滿了。李先念將軍也從離陳大灣二十里的司令部，趕來歡迎我們，向我們道賀，同志的熱愛和膠質交流起來，織成了一幅極其動人的圖畫。」

「五師的同志把他們的營舍讓給我們住，替我們準備了鍋灶，甚至烤火的木炭和柴火，都是非常



充足的，他們送來了無數的豬牛羊雞和菜蔬，來慰勞我們。尤其是最引人注意的是慰問袋，袋子裡裝着花生、麻糖、慰問信，有的還放了照片或鈔票，我們每個人最少可以得到兩包，慰問袋的每一封慰問信，都是寫着非常懇切而真摯的話語，一個十二歲的小「四老板」（當地老百姓熱愛的叫新四軍的稱號），在一封信中寫着：「收到這封信的一定是個最勇敢的英雄，希望能夠把你當做我的親哥哥，讓我叫你聲哥哥吧」，還有一位年青的女孩子裝了一張像片，並在信中說：「我雖然不認得你，但我相信你一定是個大英雄，我希望我未來的愛人，會找到像你一樣的英雄人物！」一個老太太寫着：「我希望能有你這樣爭氣的兒子！」

「三萬多人的歡迎會舉行了，它的熱鬧和充滿了喜悅和愉快，勝利的氣息，祇有我們的導師大會可以比擬，季先念將軍，代表鄂豫皖的人民和隊伍，在這個會上講着：「我們天天想着老人家，天天盼望老大哥，簡直比想老婆，想自己的父母還厲害些，因為你們是我們的同志，是最親密的戰友，比起自己的家人還要親熱哩……鄂豫皖邊區是個突出的地帶，這裏的人民和部隊，孤軍和敵偽苦鬥了七八年，現在我們不是孤軍了，你們來了，把華北，華中打成了一片，將來你們南下，又要把華中和華南打成一片，我們的隊伍——人民的軍隊從遙遠的東北，向南擺開了，一直擺到華南，擺到海南島，從北到南，也從南到北，結成了一條漫長的、堅強的、寬大的戰線，給敵人以更大的打擊與殺

備，爭取反攻階段的迅速到來！」

「我們在抗戰中，雖然也和其他的兄弟兵團會合過，也曾經受到了廣大人民熱烈的歡迎，但總沒有這次使我們感動得最深，每個人在接受了這熱烈的接待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立下了志願，要更好好地和敵偽戰鬥，爲保衛人民的生存、利益而鬪爭，來回答這兄弟部隊和鄂豫皖八百萬人民的期望！」

從這段的日記裏，當可以想像到在我們初次南下會合的時候，他們給予我們那麼熱烈的歡迎和慰問，這次的會師，鄂豫皖的人民和部隊，仍如第一次的樣子，用同樣的心情，和那麼熱烈的歡迎我們的歸來，送慰勞品給我們，讓房子給我們住，特別是那個時候，已經是十一月的季節了，我們這支轉戰萬餘里的隊伍，仍然穿着一身破爛的單衣、被子和一些換洗的衣服，早已在幾次的輕裝中，丟個乾乾淨淨，天氣開始冷了，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棉衣、被子和鞋子，我們的兄弟部隊，把他們自己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先讓我們穿和蓋，而他們自己却仍然穿着單衣和草鞋在那北風已經颳起來的冬天裏守衛和戰鬥着！這又怎能不使我們感動呢！這是同志的愛、戰友的愛，祇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兄弟兵團，才能見到的真摯和高度的革命友愛！

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出發，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整整一年中，我們這支人民的隊伍，走過了或是戰鬥在陝、晉、豫、鄂、湘、贛、粵七個省份，前後計有陝西的延安、延川、青澗、綏德、吳堡；山

西的臨縣、離石、汾陽、介休、沁縣、沁源、安澤、沁水、垣曲；河南的灤池、新安、宜陽、永寧、伊川、嵩縣、伊陽、臨汝、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正陽、息縣、羅山、信陽；湖北的禮山、黃安、黃陂、黃岡、鄆水、鄆春、廣濟、黃梅、陽新、大冶、鄂城、咸寧、通山、通城、蒲圻、崇陽、湖南的平江、澧湘、岳陽、湘陰、瀏陽、長沙、寧鄉、湘潭、湘鄉、衡山、衡陽、攸縣、安仁、耒陽、永興、鄆縣、桂東、汝城；江西的南安、崇義、上猶、遂川、寧崗、永新、蓮花、萍鄉、銅鼓、修水、武寧；廣東的南雄、始興，共七十八個縣。這些地方有的僅僅是過路，有的是在那裏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和政權；有的走了全縣，也有的僅在縣邊境的一角走過；我們全部行程是一萬五千八百四十里，這僅僅是依照軍參謀處，在軍部的行軍中的統計，如果把每個支隊他們在單獨接受任務，和在戰鬥中走的路，也一起計算當不止此數。我們有時候一天走兩三個縣，甚至有一次，一天走了湘鄂贛三省，那就是從江西修水的全豐出發，經湖北通城的麥市，進入湖南平江的汪崎宿營；也曾經在江西永新縣境裏，攪大圈子，走了五六天還沒有離開永新縣。有好些地方僅到過一次，也有好些地方到過十來次以上的。讀者們如果有興趣的話，請打開你們的地圖，依着上面開列出來的地名，用你們的紅鉛筆一畫，那就可以看出我們所走的路程，是那麼漫長和彎曲的道路，在這彎曲的中間，苦難和困難是時刻地磨折着我們，我們是不斷地和敵偽軍血戰，也必須應付國民黨反動軍的堵截、側擊和

屠道，以及和飢餓和疲勞鬭爭，尤其是使我們痛心的是國民黨反動軍配合敵僞向我們的進攻和夾擊，我們是人民的隊伍，打日本，救中國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即使在千萬個困難和艱危的日子裏，當祖國需要我們去爲千萬人民的生存而犧牲的時候，我們是會很愉快地『殺身成仁』，毫無怨言的；但是，我們在國民黨反動政策之下，抗日成了有罪，賣國者得到了獎賞，殺敵變成該受『肅正討伐』，叛國者却可以『升官晉爵』，怎叫全軍將士不怒憤憤胸、痛哭失聲，和不得已起而抗擊一切向我們的進攻者！我們應該把國民黨反動派這種喪心病狂，認賊作父的卑劣而醜惡的行爲，向全中國，全世界正義人士控訴！這應該是我們的另一個責任。

盡管敵僞和國民黨反動軍，居心之險，用計之毒，他們完全沒有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他們一切圍殲的計劃，都被擊成了肥皂沫，吹到天上去——不，應該說是地獄裏去。我們壯大了，我們回來的時候，不但沒有被消滅，我們的人數多出了好幾倍，我們的戰鬥力提高了，我們的裝備加強了，我們唱着勝利的歌，奔馳與戰鬥在廣大的華中平原上！